

**北冰洋** **黑龍江**

# 走進尼布楚

文：杜米尼·齊格勒 (Dominic Ziegler)  
譯：譚天

編按：「黑龍江現代史，是俄國人跨越歐亞大陸向東方伸張勢力，碰撞上中國的故事。」黑龍江是大多數西方人從沒聽過的大河，但在《經濟學人》雜誌亞洲區編輯齊格勒眼中，這是中俄兩國命運交纏的重要之地。在台灣聯經出版的《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一書中，齊格勒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深入黑龍江的地界與歷史，用高級遊記的手法，在交織著探險家、帝國皇帝、革命家與傳奇人物精彩故事的書寫中，試圖描摹途經的每一個荒蕪之地的前世今生。

節選自《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台灣聯經出版) 第四部第八章<北緯51度58.7分，東經116度35.1分>

《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台灣聯經出版)

**簽訂條約**

在地圖上，她想把手指按在這個地點上都辦不到，但幾乎每一個中國學童都知道這個中國人稱為「尼布楚」的 Nerchinsk。一六八九年夏末，歐亞陸塊上兩個陸權大國就在這處呼爾水草原上碰面，經過一番相互糾纏之後簽訂和約，讓兩國相安無事地共處了兩百年。兩個非常好奇、有智慧的統治者——彼得大帝與康熙皇帝——的代表，在尼布楚舉行了一次國際色彩驚人的盛會。俄國派來的代表團有一千人，康熙皇帝派來的代表團陣容比這多十倍，其中包括精銳部隊、佛教僧侶與清廷中的兩名耶穌會教士。俄羅斯官方帳篷裡擺了一個華麗的墨水瓶與一座鐘。滿洲官員「都穿著繡有帝國龍紋的金絲錦緞朝服」。

尼布楚條約盡可能地在這塊龐大的土地上劃定兩國邊界。它為邊界地區無數遊牧民族指定一處固定的活動地點，以及效忠的對象。它為一種生活方式畫下句點，標示一種世事的無情：兩大帝國已經沒時間再玩那種流傳已逾千年、居無定所的生活方式。滿洲人關心的是，這些土地就在他們老家後門外；當滿洲人全力經營剛打下的東明江山時，哥薩克入侵威脅到他們老家。也因此，對中國的新滿洲人統治者康熙皇帝而言，尼布楚條約結束了這些惱人的入侵事件，功德無量。而且最重要的是，條約規定，俄國人不會援助在中國西藏與滿洲人進行惡鬥的準噶爾人。準噶爾人是蒙古人一支，在亞洲內陸建了最後一個遊牧草原帝國。所以說，滿洲人對這條約很滿意(幾年以後，康熙在打了幾場大規模戰役之後，準備徹底毀滅準噶爾人)。但俄國人也一樣滿意。因為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們獲得與「天朝」通商的保證。

這是中國與西方強國簽訂的第一個條約，而且還是在極度平等地位上談判達成的條約，意義自然重大。正因為嚴守平等，或用俄語或用滿洲語進行談判，都可能將這種對等精神破壞無遺。也因此，這項條約的締結談判是用拉丁語進行的，讓兩名擔任譯員的耶穌會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與徐日昇(Thomas Pereyra)大展所長。耶穌會教士由於為康熙提供武器、教康熙學習幾何、天文等等令康熙迷戀的西方科學，早已贏得清廷青睞，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更讓耶穌會在朝廷聲譽如日中天，朝廷還因此頒發宗教容忍令。北京出現一片前所未有的開放景象。同時，回顧起來，在尼布楚那幾個星期的談判，還是一場非常不凡的多元文化盛會。

尼布楚條約不僅是一場國際盛會，還是一場了不起的外交勝利。之後在十九世紀，中國與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後來又與日本簽訂許多讓中國受盡屈辱的條約：它們都是帝國主義列強迫使積弱之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現代中國的國情演繹——包括重振昔日榮光、領導人特重富國強兵，以及今天的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強悍等等——有很大一部分與洗刷這些屈辱有關。相形之下，儘管俄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擴張浪潮極盛期間奪佔了大片中國土地，儘管今天的中一俄邊界與尼布楚條約簽訂時的中一俄邊界大不相同，在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關係越來越有問題的今天，這第一個條約是平等條約的潛意識，仍對中一俄關係有微妙的影響。

**中國東方鐵路**

至於我，從布里雅特去尼布楚之路得經過摩加托(Mogotai)。摩加托是個蕭瑟小鎮。地方上的人在提到這名字時也露出一派不情願神氣。它曾是一座興旺紅火的礦城，與今天的景觀大不相同。它確實也曾風光一時。站在摩加托上方的堤岸上，可以見到跨西伯利亞鐵路主支線彎向東南方，穿過荒野通往中國境內的滿洲里市，進入中國東北。從滿洲里市，這條西伯利亞鐵路主支線繼續前進，直到哈爾濱。哈爾濱是華北重鎮，建在黑龍江最大支流松花江畔。從哈爾濱起，又經過長途奔馳，火車最後在海參崴抵達日本海。這條主支線過去叫做「中國東方鐵路」，不過在二十世紀前半段，控制這條鐵路或為爭奪它而戰的，是外國人，不是中國人。

俄國人在建造這條鐵路時，以赤塔為出發點。一九〇二年，一名英國冒險家曾隨着一支蒙古人駱駝隊在這裡紮營。他寫道，俄國人——應該說，替俄國人施工的中國與韓國苦力——建這條鐵路速度快得驚人，他可以眼看著鐵路跨過草原，朝他的宿營地拖攏而來。

這條鐵路穿過中國北方，直接通往俄國遠東與海參崴的金角灣(Golden Horn Bay)總站。海參崴是一座非常壯麗的深水港，是俄國新太平洋命運成敗的關鍵。當然，俄國原本已經有一條通往海參崴的鐵路，就是跨西伯利亞鐵路本身。但跨西伯利亞鐵路有一千五百英里旅程，與在北方繞了一個大圈的黑龍江大體平行。新修的這條中國東方鐵路是一條捷徑，從赤塔直奔海參崴，可以縮短幾百里旅程。中國東方鐵路迅速成為俄羅斯帝國政策本身的工具，開始將俄羅斯(以及日後的蘇聯)勢力伸入中國。像早期亞特蘭大(Atlanta)一樣，哈爾濱也靠這條鐵路迅速發跡、繁榮。一九一三年，中國東方鐵路進行一項人口普查，發現住在哈爾濱的族裔以俄人居多，比華人與滿洲人還多。當俄國內戰爆發時，哈爾濱與巴黎、柏林與君士坦丁堡一起成為白俄流亡人士避難大本營。哈爾濱還是歐洲以外最大的歐洲城市，不過當中國政府與帝俄斷絕外交關係時，住在當地的許多俄羅斯人淪為無國籍人士。之後，過了一九三一年，在日本皇軍侵入中國東北時，中國東方鐵路成為日本控制新偽滿政權滿洲國的主要工具。

## 《便利店人間》的變形書寫

村田沙耶香的《便利店人間》(コンビニ人間)榮獲155屆芥川賞，拿上手一看，內容一點也不陌生，甚至可以說與她之前的作品如《殺人生產》十分類似，只不過把核心世界放在一個日常處境中，好讓大家容易接受入口罷了。

《殺人生產》處理是百年之後的情況，因科技發達令人工受孕及避孕普遍化，社會上把戀愛、性交與生育完全分離，而為了平衡出生率，於是推行了「殺人生產制度」——只要生產十名嬰兒，就可以任意指定去合法地奪取任何一人的生命，被選中的人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而且社會對被殺者會推崇尊重，認為他們是為了人類整體的福祉而犧牲。簡言之，是文字版的人類補完計劃工程。

好了，到了《便利店人間》，主旨其實並無異致。作者處理的是主角惠子作為一個社會上的異常者，渴望嘗試融入日常化成為隱身大分子的过程。旁觀者的針對性目光，背後的關懷正是為了人類整體的福祉，大家均需要活得與人相同，來營造合適及許可的倫常關係。所以惠子十多年來努力在便利店工作，甚至與寄生蟲同事白羽同居，以令人接受她乃一個三十多歲的「正常」女子。只不過最後才發覺一切徒然，身邊人無論同事或是家人始終無法接受扮演常人的自己，結果與白羽一起墮進自暴自棄的深淵。後來發現自己戀上便利店，甚至想與它成為情侶，期望自己徹底地異化，才得以完成終極版的人類補完計劃工程。

在《殺人生產》中，作者多次反思人類自身的存在價值及地位。故事背後乃針對由殺人生產而衍生出現的正義觀，以及當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哪一方才是真正的正義，自然乃關鍵所在。作者想詰問的首先乃為何不可以有殺人的念頭，而此與作為動物之一的人類，究竟本質上有什么差異，希望找出決定性的差異。

而在《便利店人間》，也屢次追尋人與動物之間關係的思考。當中借白羽的口道出人說穿了就是動物，而一切就跟遠古時期的繩文時代並無差異。他不斷以村落為喻，自己就是村落內的弱勢族裔，只有擁有權力的人，換作當代社會即有正職有收入結婚的社會認可人士，才可以過正常生活。作為現代社會的賤民，本質上與牲畜並無分別。此所以村田沙耶香貫徹的，其實是一套進化論乃至優生學的論調——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弱勢社群可以偽裝成大眾，好讓他人辨識不到自己，以苟活於世間。否則就會把之視作為社會的反動分子，被人予以千百計加以淘汰滅絕。小說中更銳利的，是點明對弱勢社群的逼迫，並非一定來自想當然的權力操縱者——那當然是施暴者之一，小說以白羽的弟媳不斷來討債為代表分子。不過與此同時，其他低下階層同樣不會站在弱勢社群的一邊，因為他們同樣需要透過施虐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而且一旦被視為認同弱勢社群的價值，則同樣有淪為邊緣化被降格至成為同道中人的風險，所以施虐者的陣營只會日益壯闊。

不過回頭說來，《便利店人間》的得失成敗，其實與《殺人生產》委實如出一轍。對我來說，如《殺人生產》的遊戲式化的設定佈局，由裏而外可說已

時，住在當地的許多俄羅斯人淪為無國籍人士。之後，過了一九三一年，在日本皇軍侵入中國東北時，中國東方鐵路成為日本控制新偽滿政權滿洲國的主要工具。

**世事變遷**

許久以後，在一九五四年一個八月天，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往訪北京、會見中國「偉大舵手」毛澤東之後返國途中，在摩加托小停。當時，距離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軍經過多年苦戰擊敗蔣介石，迫使蔣介石率國民黨殘部跨東海，退守台灣之後不過五年，毛澤東聲勢正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登上北京天安門城樓，向國人以及多年來瓜分中國的外國壓迫者宣佈，積弱的中國終於「站起來了」。蘇聯自認是中國這些不諳世事的革命分子的老大哥，不在外國壓迫者之列。在那短短幾年間，一度是帝國主義擴張工具的中國東方鐵路，成了標榜共產黨兄弟愛與社會主義遠景的火熱象徵。中國要以東北為試驗場，展開蘇聯式、大規模而且迅速的工業化。共產黨領導人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絡繹不絕，歌頌團結。

至於赫魯曉夫，或許只在摩加托稍事停留，等待火車加足了俄國上好煤炭、繼續上路。但在當地博物館陳舊褪色的簾幕下，我見到一幅掛得歪歪斜斜的老油畫，那是當年為紀念赫魯曉夫此行而做的宣傳畫，畫中的赫魯曉夫有一張職業拳擊手般的臉，他頭戴巴拿馬帽，身邊圍着一群歡欣鼓舞的工人，有結實的青年，還有戴着頭巾的布里雅特女郎，都歡迎他回到祖國。沒隔多久，在五〇年代中期，中一蘇友好關係因激烈爭議而崩潰。赫魯曉夫與西方修好的政策令毛澤東痛恨。毛澤東一直對史達林崇敬有加，赫魯曉夫在史達林死後清算史達林餘黨的做法，似乎也暗示對「偉大舵手」本人的挑戰。

聯結兩國的這條鐵路於是冷清下來。又隔了十多年，兩國沿着凍結的黑龍江兩岸相互炮擊，還用戰車彼此衝撞。(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添加)

「我要看清楚那頭大象為什麼要一直坐在那兒，這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困惑。」所改編電影《大象席地而坐》入圍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改編劇本、新導演等6項大獎。《大裂》收錄了胡遷自2012年到2016年的小說作品，透過他秀異的運鏡及光影調度能力，寫出個體對存在的失望與掙扎。對此，胡遷說寫作是直生活最有力的方式，以抵抗世界的灰暗，《大裂》是他留給眾人的答覆。

**細看藝術：揭開百大不朽傑作的秘密**

作者：蘇西·霍吉  
譯者：林凱雄、陳海心、謝雯仔  
出版：大石國際文化

藝術史學者蘇西·霍吉帶領讀者細看100幅世界藝術名作，揭露作品中最不容易察覺、連行家都可能忽略的細微之處，包括隱藏在畫面底下的特殊細節、符號等，以及其中代表的意義。霍吉透過細部放大圖，揭示了藝術家如何利用主體擺設、光線安排、筆觸形式等技法上的操作，以營造某些效果。此外本書也探討了作品主題，以及創作者的外部與自身因素對創作過程的影響，從藝術家自身的社會經濟背景，到創作當時面對的個人問題，這些訊息往往能在觀賞作品時提供很好的體悟。

**幻影女子**

作者：康乃爾·伍立奇  
譯者：葉妍伶  
出版：馬可李羅

康乃爾·伍立奇被稱為小說界的緊張大師，近40部作品被改編成暢銷電影與電視劇——希區考克執導他的《後窗》，楚浮改編他的《黑衣新娘》，安潔莉娜裘莉主演他的《枕邊陷阱》……而《幻影女子》，似乎是被華文世界遺忘的一部傑作。史考特·韓德森與妻子起了爭執，一氣之下離家在街上亂逛，隨手推開路旁一間酒吧的門，就此邂逅了神秘的「她」，歡度一晚時光後分別。回到家，先前與他爭吵的妻子卻已成一具冰冷遺體，警方很快將矛頭指向史考特。沒有人能為他提供關鍵性不在場證明，甚至全部人都不記得他身旁曾有個女子——如同一縷魅影鬼魂般消失無蹤。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史考特心中的不安逐漸擴大，難道自己真的殺害了妻子、幻想虛構出不存在的人物嗎？

**那些美好的人啊：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

作者：金璋桓  
譯者：胡椒筒  
出版：時報出版

2014年4月16日，從韓國仁川港開往濟州島的「世越號」客輪沉沒，造成304人罹難。本書共收錄八篇短篇小說，作者再度發揮驚人的佈局與採訪實力，以溫柔卻飽含力道的筆鋒，寫下與那年春天有關的記憶與哀悼、反省與自責。當災難的破壞力如海嘯般過去，留下的人無可迴避地必須擁抱痛苦，尋找活下去的力量。這趟看不見日的旅程，成為無數美好的人相遇的開端，他們在彼此的眼淚與笑容中明白：要承受巨大的悲痛，不一定需要同等的喜悅，只要一個小小的喜悅，就能熬過巨大的悲痛。

**日日三餐早·午·晚：葉怡蘭的20年廚事手記**

作者：葉怡蘭  
出版：高樂文化有限公司

飲食觀察家葉怡蘭的廚事剖心之作。從一張抽油煙機上便利貼的備忘記錄，到讓百萬華人粉身日日「視吃」的餐桌隨筆；無論是涵養自廚名館的料理法門，或回歸常民四時飲食樂趣的隨手混煮，皆點滴積累成6,000多個日夜的廚事修練。這也是一本食材雜貨舖主人對食物的致敬之書，細細陳述各項家常材料的成菜概念、按時節調理方式提綱挈領，不管幾口之家，都可以找到料理靈感、吃得大滿足。